

偷閒小品

馬國亮作

上海良友復興圖書公司印行

品 小 閒 偷

作 亮 國 馬

行印司公刷印書圖興復友良海上

No. 331

目次

如此上海	一
架上的八個	四
頑皮的女孩	一〇
粗壯的漢子	一四
秋之頌歌	一七
冬日雜話	二〇
肉與皮鞭	二三
北四川路	二七
病的讀頌	三一
虹口公園	三六
不准哭！	四〇
沒趣味的文字	四四
新年說夢	四七
新年說年	五二
竊犯馬國亮	五九
善忘的幸福	六八
種蠶記	七五

論失眠之益	八
浴室內外	八六
雨	九二
關於頭髮	九九
夏夜的魔羣	一〇三
悲哀的販賣者	一〇七
街頭之什	一〇九
病囚雜記	一一七
時代女性生活之解剖	一二五
致智讀者	一四四
羅得的妻子	一四九
在門檻外	一五三
煙	一五七
茶	一六七
糖	一七五
酒	一八二
咖啡	一九〇
自然博物館的巡禮	一九七

如此上海

上海隨地都散着金子的，許多人以為。

於是許多人都跑到上海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的賣了田，賣了牛，有的甚至賣了兒女。

大家都到這裏來碰碰運氣，上海是隨地散着金子的，他們想。但是碰到運氣的一千個人中頂多祇有一個。

其他的九百九十九個，那裏去了？沒有人問，也沒有人想及。

交了運的九百九十九個以外的一個——如果一千個中能有一個的話，他的生活舒服了，他穿了美麗的時裝，進跳舞場，看電影，進酒吧，而且，而且去賭錢。他

的行動爲整個都會所注意，欽羨——人人把他或她當爲理想生活的目標，人人看他做榜樣。

他爲人人所注意的中心。其他的九百九十九個怎樣？那裏去了？無人根究，也無人會想一想的。

他們祇看見那享福的一個。

於是大家便以爲上海真是隨地散着金子的。

於是另外一大批人又跑到上海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的賣了田，賣了牛，有的甚至賣了兒女。

但是那每一千個中的九百九十九個到那裏去了呢？

人們曾否留心過，那蹣跚在街頭的窮人？那縮瑟在牆角的叫化子？那住在南市一帶，污濕低隘的草屋裏的貧民？那給工廠踢出了的餓僵了的勞動者？那站在路邊

等着顧客來販賣自己肉身的妓女？

人們曾否想過，那唯一的享受者，多半是這九百九十九個的血和肉供養成的？這便在上海。

但是人們的眼睛都是生得很高，他們祇看見天堂，看不見地獄；祇想到天堂上的一個幸運兒，却忘記了地獄下面的九百九十九個受難者。

他們望得太高，結果便一千個人中有九百九十九個跌了下去。

但是跌下的是被遺忘了，——下面好像是一個深不見底的潭，祇有那交運的像星子一般在半空閃着得意的光彩。

人們依舊是像潮水一般地擁到上海來，帶着欽羨的眼睛……

上海是隨地散着金子的，他們想。

架上的八個

夜，沒有月亮，沒有星。

公園門口雖還閃着微弱的燈光，遊人卻沒有了，在晚春微寒的如此夜深，誰來浪費他底步履？誰來苦喝這凄冷的寂寞？縱然這裏有平滑而又整齊的路，有夾道濃密的樹蔭。人們都已醉倒在妓女底懷中，人們都已在舞女底纖腰失去了魂魄，人們都已在熟睡。

然而在這平滑的路與濃密底樹的那邊，在淒冷的夜深的那邊，那邊，那邊晚風傳出了掙扎的，掙扎的聲息。

那邊是縱橫的竹與木條像蜘蛛網般交架着，那邊是在建築中的士敏土的大廈。

——這未完成的巨怪，驕橫地，睥睨雄視着牠底創造者，牠底奴隸！——這是次殖民地上的帝國主義者的兵營，在牠前面的是中國的勞苦羣衆。

這四層大廈面前，十多盞電燈垂列在木架上，在強烈底電光下特別顯現出來的是那八個。

那八個，同樣是血和肉構成的八個，同樣是或人底父親，或人底兒子，或人底丈夫的八個。

站在狹窄的木橋上，這樣地——八個，分配在四層樓底高度上。

從地面檢起了笨重的磚塊，第一個舉給第二個，第二個轉上上面的第三個……一直到站在最上的第八個，把磚塊運上屋頂。

舉着，舉着，第一批舉了來了第二批，在深夜中不停地舉着；當旁的人們正醉倒於妓女底懷中，當旁的人們正在舞女底纖腰失去了魂魄，當旁的人們正在熟睡。

舉着，舉着；晚風永遠吹不乾他們給汗溼透了的衣衫。面，手，和腳全給泥灰污蓋了，他們醜陋有如地獄的鬼羣。舉着，舉着，第一批舉了又來了第二批……

舉着，舉着；汗濕透，衣衫，汗從頭上，背上，腿上，流，一直滴在下面的一個同夥的頭上，滴，一直滴在地上的灰泥裏。

舉着，舉着，一點不能怠慢，一點不敢怠慢。雖然娘養出的雙臂是酸痛得幾乎再提不起來了。然而舉呀！弟兄！你還得舉，舉！

強烈的電炬如同惡魔的眼睛，在旁邊監視；生活也在旁邊吆喝，鞭策；鞭策他們負起了頭上的重壓！

舉呀！舉呀！縱然你底腰酸，你底腳軟，你底手酸痛無力！——當心給鬼掩了眼睛，不留神滑了腳，或是失手掉下了磚，打在下面一個底頭上，打出了腦漿，打折了腿和臂，咦！雜種！誰來憐惜你這賤骨頭！

舉着，舉着，那八個：大家發着互相慰藉鼓勵的呼聲，遙應着那在暗隙中鋸木調灰的同伴。

在昏夜，在燈光下，那八個！晚風永遠吹不乾他們給汗溼透了の衣衫。

這樣地舉着，舉着，在生活底下面掙扎。掙扎。和了血和汗建造着的是惡魔底巢穴，準備吃自己的惡魔底營。

惡魔底巢穴，惡魔底營！知道的，他們知道：這裏，當牠被完成之後，牠將滿藏着惡獸，毒彈，與鐵車，惡獸將挾着這毒彈與鐵車向着他們底屋上，父母妻子底頭上，自己底頭上，轟炸，轟炸！

過去的創痛，在他們底腦裏永不能忘記；就是那毒烈的轟炸的前夜，有錢的人們早跑個精光了，最受禍害的還是他們勞苦貧窮的羣。將來，這惡魔底洞穴再放出了毒焰時，同樣的，或是更深湛的禍害，將便是給他們現在這創造者底酬報！

想想，真有點憤怒了！自己的血汗，卻是爲仇人建着更穩固的營！他們像覺悟了一般地狂吼着！他們要搗碎了電炬，拋下了手上底磚塊，從木架上跳下來，率領着全夥弟兄們搗毀了他們自己多月來被逼創造着的魔鬼的洞穴！

從掙扎呻吟裏，大家迸出了怒吼，惡罵！

然而那怒吼，那惡罵，那自由底夢幻，祇在一剎那間，立刻就停息了。臨在他們頭上的生活，正張開了大的翅膀向他們猶笑！在翅膀底黑影下面，他們看見自己底父，母，妻子。黃瘦的臉上正張開了希望的眼睛，希望他們的歸來——帶着換得米飯的工錢……

舉呀，舉呀！別胡想！當心滑了下去：人，或是磚塊！誰會憐惜你這狗命，誰照顧你家中底老少！

憤怒在胸口燃燒，手在被逼舉着，一批又一批。夜更深了。人更倦了。晚風永

遠吹不乾那給汗濕透了的衣衫。那架上的八個！

架上的八個

頑皮的女孩

循着老例，秋又跟着來了。有人也許以為個個都會感到高興，因為夏天的酷熱確是太苦了。涼快的秋自然是大家所歡迎的，如果他們不會想到冷酷的冬會接踵而來的話。

秋，自古被稱為一個使人易於感傷的季節的。午夜推衾起坐，聽窗外秋風瑟瑟，落葉蕭蕭，恍如整婦的哀訴聲聲，如果你自己心裏正有鬱抑，你會忍不住的瀉下淚來。翻開古今來許多詩人寫的詩詞，用了秋做題目的，多半都染滿了感傷的情調。

但是秋之成為感傷的，與其說是氣候轉變使然，無寧說牠是人事心境底反應

罷。滿懷愁緒，縱使季季是春，你能強顏歡笑得幾多時？

「春是月夜幽情曲，秋是殘夜裏悲愴的哀調，」英國的 Rogers Wray 在他的第一篇以『秋』為題目的小品文下面，起頭就寫了這兩句話。接着他說所以相信秋是充滿了悲哀的情調，完全因為他受了前人所作的悲秋的詩詞所騙的原故。於是他便跑到鄉村裏去，目的在看衰老悲哀的秋。但結果他却發現秋是一個年青的，快樂而又頑皮的女孩，她的頑皮，甚至把許多深紅和朱紅等各種顏色亂塗亂抹在各式各樣的花草樹木上，扯下了莊嚴的大樹的枝，把落葉趕得沿着小路狂奔，……諸如此類的他把『秋』說得如何的活潑與快樂，所以他在結尾說：「春是一位可愛的少女；夏是一位豔麗的新娘；但是秋却是一個頑皮的女孫……」

拿他的話看來，自然是不可靠的。正如我們不能因讀了清代詞人史惟圓的「窮秋淒切……如塵如夢何堪說……」便說秋是滿了悲哀的象徵一樣。假如 Wray 此時

不是心曠神怡，而是剛剛失戀，或是與愛妻離別，你敢說他不會和柳永一樣的說出了「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的傷感的話麼？

言爲心聲，心隨境變，這是不錯的，長在舒服地過日子的人們，誰不要覺得夏的可厭，而歡迎秋的來臨？青島廬山，固然可享清涼優遊之樂，但是久住也覺興味索然。反正旅行不一定要青島廬山，青島廬山玩膩了，當此秋又回頭的時節，來一個西湖賞月，或是錢塘觀潮，不是一樣的賞心悅目，雅人雅事麼！

秋在如此這般的人底心裏，除了有時高興，試作一兩聲無病呻吟的嘆息之外，有什麼真的哀悲呢！浙東農人的秋收無望，和他們是沒相干的，反正每餐兩碗白飯倒不愁不能到口。黃河泛濫，你想河水會冲倒那建築在山上的巍峨別墅麼？

有福的人有福了！春去秋來，除了把薄羅脫下換上夾綢，此外是無所謂得失的。祇有嗟歎的人永在嗟歎，流淚的，永在流淚！春去秋來，了無歡樂。今年秋日

還有夾衣可穿，恐怕明年秋日，連單衣也沒有。能把春天看作似少女；夏，似新娘；與及覺得秋是頑皮的女孩的；這些浪漫的幻覺，祇有在衣食充足，無虞凍餒的時候才能有此開心，怡然自得地幻覺出來；否則祇有一年不如一年，多來一個秋，苦難多加一點。即使不是秋天，也同樣悲哀。秋來秋去，永遠祇有一顆哀怨的秋心——「愁」——而已。

如果人類的生活沒有改進，除了極少數的人之外，誰能從秋風聲裏看到這一個跳躍的頑皮的女孩？